

# 中园村究竟在哪里

□胡信胜

葛吞当地有句千百年来流传的叫“中园排溪直弄通,晒煞蓬岛黄泥空(无)”的俚语。龚原建村千余年以来,直至今天,龚原村民均自称是“中园排溪”的中园人。

可光绪《奉化县志》卷一建置上“乡都”一节载,奉化自“康熙元年(1662)遣界后,编里一百二十九,里都五十有二”。在“今列乡都各村”中“第十一都图一 一图”里有:中园、排溪、西吞、杉树岭脚(今场上)、桥亭(今桥棚)、石楼岭(今山登)、龚原、蓬岛吞等八个村子。

非常明显,这个在第十一都图中排名第一的中园,至少在清光绪时期里是一个主要村,而且是与龚原不属于同一个村子。那么,中园村究竟在什么地方?中园与龚原是否同一个村子?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查实龚原村。据奉化“五普”资料反映,龚原村是奉化境内胡姓第二大村(第一是鲇埼村)。查龚原古今,除阡乙妻外,无一龚姓村民,那么该村因何名谓“龚原”?

后汉天福十五年(950),吴兴胡进思携次子胡庆到蓬岛定居。次年胡庆娶朱家塘(现属龚原村境内)朱氏为妻,奉化胡氏从此繁衍。胡氏六世后,后代纷纷自蓬岛外迁发族。

北宋时期,龚原除朱家塘(朱姓)外,另有童公岭下、庄前、墙头各自为中心聚居的胡氏小村,后这三个村均先后消失。

南宋孝宗时(1163-1174),资

政殿学士、参知政事龚茂良临至墙头村蛰居。龚乃福建莆田人氏,据说当时官为某副职。当时,正职亡故,龚觊觎此职,又不好意思自己开口,于是佯称患病,欲借“辞官”以图皇上迁就。未料皇上真的批准了他的辞呈,龚不得不退荫离京。但他又不甘心,希冀有朝一日朝廷还会起用他。所以他将家眷迁回福建老家后,只身辗转来到相对离京城近一些的、当时颇有名气的奉化蓬岛胡进思的小儿子胡庆的故居一带,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宋淳熙六年(1179),龚茂良曾为当地胡氏宗庙作文。此文具体记载了胡进思的生平及迁奉定居经过。后人将该文镌刻成碑,成为《灵昌庙碑记》,至今该碑犹在现灵昌庙内。闲赋在乡下的龚茂良与乡民的长期接触中喜欢上山明水秀的墙头村和墙头村民。龚决然将自己的爱女许以胡进思的九世孙、墙头村民阡乙为妻。后来胡氏《龚原前房家谱》均在阡乙旁注释:“丞相龚茂良…居龚原……”“配龚氏资政殿学士龚茂良之女,四子。”正是依仗这段“龚胡联姻”,才能有龚原胡氏男丁传后——现在的龚原胡姓,都是“龚胡联姻”后第四子“从五八”的后人(前三子无后)。龚茂良认为,此乃龚氏之功劳,该村胡氏,是应以龚姓为“源”,故改“墙头”村名为“龚源”。《奉化地名志》(1985年版)载:龚原,曾名中原、中元村。“南宋淳熙参知政事龚茂良二度隐居于此,故名(据云,龚与胡进思之后有亲),别称中原”就是指此事。不久,龚茂良见复官无望,就快快回福建老家去

了。从此,素有“唐朝尚书第,宋代学士家”之称(尚书,指后唐吴越兵部尚书胡进思,学士,就指南宋资政殿学士龚茂良的龚源村村名就留了下来。后人渐将“源”写成了“原”,就成了现在的“龚原”。龚住过的遗址,就成了龚家园。

然而,中园这个村名可惜无从在文字上查实,无论在奉化境内任何地图及地方志(除光绪《奉化县志》外)上都无从找到。但龚原村的确原有称庄屋园和龚家园的两个地方。庄屋园又称庄园,在现在的村东,约有三、四亩地面积,笔者童年时听当地老人说,曾有一场大火,将庄屋园最后新建不久的称作“新屋楼”的一房子焚毁,随之新屋楼的后人也都个消亡。庄屋园至今仍遗存着很多断墙残垣,村民们年复一年地在园内种植着四季蔬菜。二十余年前,有村民在园中掘出本人有生以来未闻见过的、用纯青砖平放作为井壁的古井。可以想象,这个以前有这么规模的庄屋园,肯定曾经有一度繁荣过;在庄园的西边、村里的另一园地,就是龚家园,又称龚园,约有三分地大小(不包括墙头村面积)。东、西两园相距仅约200余公尺,该地现已建造成房屋,名存形不在,虽然旧迹踪无,但当地年长的尚能知其当时位置。

后来未知何种原因,庄园逐渐衰落,村民渐渐西移,靠向原本比较小的龚园(墙头村)一边,庄园这个村子就随之销声匿迹。据此,也可以这样推测,庄园村的消失,仅百余年的时间。

后有人在“中”园和龚“原”各取

一字合成作中原村名,“原”“园”在奉化方言中近音,从这个角度说,龚原称作中原(园)似乎也可以称为理所当然了。上世纪20年代,在龚原胡氏后祠祠堂正门两边镌刻一副对联云:“蓬岛分支,万古灵昌流白水;石楼一脉,千秋承德定中原”。上联:蓬岛分支,奉化胡氏,除尚田一带外,均自蓬岛外衍;灵昌,现位于排溪村的龚原、排溪、蓬岛三村合建胡氏宗庙;白水,即白溪,东江上游。下联:石楼,龚原村西一带的石楼山脉;承德,该祠正名“承德堂”。可见前人在文字上也有将“龚原”称为“中原(园)”了。

上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近20来年,龚原村确以中原、中元村来命名。笔者揣摩,因龚原(园)这个村名比较拗口,就用庄园的谐音中园取而代之,也就是说,用“龚原”这个文字名及“中园”这个口头名将两村名“合并”,成了一个村子的村名。综上所述,所谓中园、龚源、中原、中元均是指现尚田镇龚原村。

龚原村是位于青山怀抱、绿水长流的原生态中的一个山村,村北和村南各有1千余平方米的田畈,四百多户人家中找不到有三级台落差民居。这在地处丘陵半山区中有如此开阔平缓和平坦的农村较为罕见。随着葛吞水库的建成,这个夹在栅墟岭山脉和石楼山脉当“中”的葛吞水库后花“园”,期望将会美丽乡村建设中,显得更为风光美丽!

三味夜话(53)

## 写作和回归

□杨洁波

2月18日晚上,奉化文学爱好者相会在三味书店,参加猪年的第一期三味沙龙。新年新气象,这一期的沙龙迎来了许多作协的新成员,还荣幸地迎来了从杭州远道而来的诗人毛建一和原奉化市政协原副主席林平海。这一晚,书店二楼的Sunway咖啡吧高朋满座,大家都对奉化作家群体新年的创作充满了憧憬。

三味沙龙从上一期起有一个固定的栏目,听诗人高鹏程讲诗。高鹏程创作的诗歌《致大海》在情人节前夜发表于知名公众号“为你读诗”,短短几天点击率超过了十万。现场文学爱好者舒老师为大家朗诵了这首诗。高鹏程讲述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和每一节诗中蕴含的深意。这不仅仅是一首关于爱情的诗,也是一首关于人的一切情感的诗。通过这首诗,高鹏程向我们表达了写作中的几个经验:处理大的题材,要从小处着眼;实的东西,不妨写得虚一点,虚的东西,反倒可以写得实一点;视野越是开阔,越是要写得紧凑。

毛建一是我岩头乡贤,多年来在省司法厅工作,但一直心系家乡,心系家乡文坛。这次来到奉化,他把个人诗文集《太阳花》、《太阳风》、《太阳雨》赠送给在座的沙龙成员。溪口书法家郭良平地送来了一卷以毛建一诗歌为内容的书法作品,赠送给毛建一。恰好这天是毛建一的生日,大家现场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毛建一很是欣喜。

沙龙上,不少朋友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回归乡土写作。《奉化日报》副总编陈礼明号召大家为日报副刊

撰写文章,多写奉化本地的人文风情,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可以多尝试非虚构写作,挖掘出奉化本地能反映时代变迁的故事。高鹏程提到古代有许多有名的人物,比如朱熹、李清照都曾来过奉化,我们可以多去挖掘历史后面的细节,从《浙东女子尽封王》这样的神话传说中找到地方的世俗风情。毛建一回顾了《雪窦山》期刊的前身《奉化文艺》的往事,鼓励新作者提升创作境界。他告诉大家,我们奉化有许多值得一写的题材,比如布袋和尚、林逋的故事,比如革命先烈的故事,比如抗战时期奉化受到的空袭,还有岩头农民协会的历史,甚至奉化的特产、名菜、小吃、民俗……都值得我们去回顾,去书写。林平海表达了对奉化作者写奉化的期望:我们正值奉化撤市设区的好时机,奉化又是一个自然景色和人文环境都十分和谐优美的地方,奉化作者一定能够讲好奉化故事,写出好的作品。

在座的几位作者也表达了对新的一年的美好展望。新入会的沈园表示她将写作自己擅长的古物故事。林杰荣带来了他的作品《海边的玩火者》送给大家,这本精美的诗集入选了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集,由宁波出版社最新出版。陆旭光表示他过去创作不多,这几年主要还是从事一些社会活动的组织工作。新的一年他争取内外兼修,协助作协开展工作。原杰也表示,老年写作有特殊的优势,尽管才气可能稍不如前,但经验更加丰富,也少了一份功利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相信不管是年轻作者,还是年长的作者,都会在这新的一年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文字和快乐。

## 曲项向天歌

□裘七曜

1978年我读二年级,大姐和二姐在生产队干活,三姐在生产队放牛,四姐似乎是半工半读地常去放鹅。可是,每到年底,生产队一算帐,我们家总是“倒债”。即一家人在生产队干了一年的工分总计加起来,扣除队里发给家里的粮食等还欠队里的钱(主要是我家女性多,工分低)。

于是父亲说,这样每年倒债不行,等过几年我小学毕业了,也去队里放牛,为家里挣工分。我也盼望着,因为我看到我的许多同伴甚至学校都没进过,基本上都骑在牛背上闹哄哄的。

等到我小学要毕业的那年,父亲说,上头来政策,说要“分田到户”,估计你放不成牛了。那时候,我有点失落:少年的心绪总是纷纭,在野旷里骑在牛背上总觉得比坐在教室里更惬意。

1981年我家分到了6亩水田,父亲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以后肯定不会倒债了,担忧的是我家女性太多了。这拍笨重的脱粒机和装背稻谷的“袋头”怎么办?不过,车到山前自有路,摸着石头也过河。那年的我们也像打了鸡血一样,在父亲的带领下,想方设法浑身泥浆连滚带爬在田地里奋斗着,夏秋两季大获丰收:共收了7000多斤粮。缴了应缴的征粮和应卖给政府的购粮,又留足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后,竟然多出了几百元钱来。

那一年的年前,父亲红着脸扬着脖子嚷嚷着做了一大缸的酒,那一年的除夕我们每个人都过了过年的新衣裳,还领到了如天文数字的压岁钱:每人5元。

那一年,那个年过得像热锅里的饺子,沸腾了。村民们都说,党的政策真好,分田到户真好。

干了一年,心里踏实了,困难不像想象的那么纷繁复杂。父亲对我们的分工也有条理了,他说平常自己和母亲管理一下田地就可以了。大姐和二姐可以去其它地方找点工作做,三姐去海带养殖场工作,四姐也可一门心思去上学,我和弟也一样去上学。然后父亲又和别人合伙在海边的礁石上搭了蟹棚,偶尔去扳扳蟹棚,扳点鱼回来去集市买卖,增加些收入。

1989年弟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里的第2个大学生,随后父亲帮我建了漂亮的楼房。1996年四姐去了深圳,后来他们在那个城市最美丽的地方安了家。

而如今,尽管我们都进城了,但乡村,依然是藏在心里的梦,如箫声如恋歌,悠然而又萦怀。偶尔回家,真的感觉乡村变得越来越美丽……村中的流水淙淙清澈见底,在多芒的阳光下一如快乐的孩子唱着快乐的歌;边上古树参天郁郁葱葱,别墅式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越建越漂亮;健身场地越来越多,农家乐红红火火;公交、社区医院、敬老院、小型超市等纷至沓来,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微笑——那是蓬勃世界里的甜蜜和宁静。

所以,那些年,每当一家团聚时,默守故园的父亲总是端着酒杯对着珍馐美饌感慨着:如果不是改革开放,那么现在估计还有人住泥墙窝破小屋,你们也有可能牧羊牛羊或者放鹅放鸭,而如今真是曲项向天歌了!



踏波飞奔 李陶 摄

## 南山茶韵

□陈峰

南山茶场,听名字,就可以联想到一幅画面,青山拥抱着连绵的茶园,横无际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站在山巅远眺,满眼的绿色,真是养眼,左边右边,前面后面,一畦畦一坡坡,呈现出波浪型的梯田美感,四周是连绵的群山蜿蜒镶嵌,蓝天白云下,茶园与青山,互相遥望成一片绿色的海洋。

我多次去过南山茶场,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发现。也许这跟我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对茶场便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所以在南山,看到茶园,心里端的生出无数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这种情绪是无法形容的。

我的家乡是满山遍野的茶园,那里是孩子们游戏的宝地,疯天疯地地在那里玩,你追我赶,摘野草莓、捉迷藏。俟春茶结束,游戏阵地便转向茶厂,孩子们跑来跑去,看完这边看那边,一刻不肯歇息。大人们无暇管孩子,他们纷纷扬扬把一箩箩的茶叶倾倒在机器里,或者翻看茶叶是否炒熟。孩子们有时候不回家,等着

深夜十二点茶厂发的夜宵,一只很大很薄的油饼,等不到便睡在茶叶箩筐里,第二天醒来,筐里的茶叶粘得满身都是,一骨碌,看到箩里放着半只油饼,嘻嘻而笑。这就是我的童年。

多年以后,跟随朋友来到南山茶场,山下阳光清丽,山上却云雾缭绕,就像一场梦境。想来现代科技的先进,儿时制作茶叶的机器早已被代替。却不想在南山,与它不期而遇。灶膛里烧着火红的煤,漆黑的大圆锅里,那擦黑的铁轮,灵活地前后翻动,熟悉的茶香丝丝缕缕不由分说往鼻子里钻,这道工序原来叫炒干。

是啊,这就是儿时的气味,久违了,童年的茶叶香。又一次上南山,来自一条朋友圈的刷屏:南山茶场下雪啦!不知是谁把雪景发上了朋友圈,一个二个三个四个无数个朋友看到了,便炸开了锅,前往探雪。

纷纷扬扬的雪从天而降,仿佛约好了要去私奔,羞涩的,带着试探的慌张,横的,斜的,竖的,直的一片,两片,三片,四片,渐渐

地,胆子大了起来,五片六片七片八片,呼啸而来如过无人之境。远处茶园,一行行茶树银装素裹,低洼处镶了一道道白亮的边,映得人睁不开眼睛,迈不开步,怕惊醒了这一片白茫茫的大地。

屋瓦,人行道,露台,躺椅,甚至阴沟,一晌贪欢似地到处睡满了雪。江南的雪真是稀罕客,她想来就来,不想来一年见不到踪影。去堆一个雪人,青瓜片嵌进眼睛,青瓜条塞进嘴巴,大红塑料桶斜戴着当帽子,哦,再围上围巾,这模样多像一个天上派到人间的小精灵。

江南的雪真是稀罕客啊,说走就走了,茶园干净得如初生的婴儿,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雪后初霁的天空,天上的云彩一垄一垄,像耕过的地,时间在初春的山林里刚刚醒来,地上的树东一棵西一棵,都是光秃秃的,树叶像路上的行人来去匆匆,无枝无叶的榉木却满树的鹅黄,鹤立鸡群似地招摇着,照亮了山野,大朵大朵白色的望春花迎风已开始绽放了,像一个自言自语的诗人,孤芳自赏。

没想到第三次上南山,陪同浙

江散文采风团的作家老师们,他们来这里体验采茶制茶。清明未至,正是采摘前茶的好时候,采茶女工们穿着统一的靛蓝色衣裤,戴着米色斗笠,颜色与大自然竟是如此搭调。采风团的作家老师们跃跃欲试,腰系小篮,对着茶芽左观右赏,不知如何下手,担心弄疼了它。

茶壶里的水“突突突”响着,涂器、凉水、赏茶、注水、投茶、观色、闻香、品茶,泡制着自己亲手采又亲手制作的奉化曲毫茶,一道道轻揉慢捻未复挑,如行云流水。杯中的茶,汤色绿明,叶底碧嫩清亮,味道鲜爽回甘,香气幽然持久。

茶叶在沸水中慢慢舒展,宛如蓓蕾初绽,两叶抱一芽,或悬或沉,舒放成朵,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同时也是诗人、随笔、游记作家。“文学和数学一样,都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产物。”蔡天新说,文学创作和旅行都是开阔思路,殊途同归,提升了我的数学眼界和想象力。

坐中还有袁敏、马叙、干亚群、周华诚、陈荣力、徐海蛟、邹国老师,思想与心灵的碰撞响彻在南山,这是一种文化的韵味。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购店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

